




劉盛亞

水滸外傳

劉以鬯主編
懷正文藝叢書之凡



——

生活在春天裏的人差不多都不會覺得春天是十全十美底可愛的，而等到別的季節來到；是使人火辣辣或是冷颼颼的時候，春天才會十全十美地在人們的回憶中出現。在孩子們看來是如此，成年人看來也是如此。至於老年人，他們對於春天的回憶更是完美瑰麗的，因為他們不會有許多春天了，也許連最近的一個春天也不會再有了。

現在是如此，從前也是如此。被寒冷的冬所凍結了的生命，經歷了三四個月的地底幽居開始掙扎着回到大地上來。由土裏蒸發出來的溫馨底氣息使枯黃的乾草轉綠，使樹枝綻出新苞。

春天回來了！這是一切轉機所繫的時季！是新生的時季！是孕育愛情的時季！是復仇火焰蓬蓬勃勃燃燒起來的時季！

石碣湖邊臨水的街上好久沒有這樣熱鬧了。一直到昨天下午爲止天上總是不停地飛着連綿的細雨。人們全被困在潮濕陰冷的屋中。昨天晚上天上的朵朵烏雲被南風颳走，天就顯得高朗些，而且有好些柔和的金色底星子一霎一霎在上面閃光。東方的天壁在黎明的時候大放光明，帶着粉紅色的光彩淡掃在遠遠的黛色底山影上。可是這些美麗的景色祇存在了刹那，接着就爲漫天而來的大霧掩蓋了。路邊還是泥濘的，可是孩子們關不住了。他的聲音在這邊響，又在那邊響。不久天上現出一朵淡紅的光來，它漸漸地刺過了濃霧，而且掃薄了濃霧。這一天天氣突然好轉，人們就走到街上來，當他們抬頭去看那剛露面的燦

爛底朱紅太陽時，眼睛弄得一眨眨的，鼻子刺激得怪難受打起噴嚏來。

街的西頭噹——噹——噹地響起一陣單調的鑼聲，於是有些人就不顧街面還沒有乾向那邊跑去了。

那是一家小院門，門口直立着一根大燈杆。現在那上邊反綁着一個沒有成年的毛頭孩子。他的上身光着，肋骨一根一根地可以看見，這時他的頭垂着，無光的眼睛下視着。人們原是興沖沖跑過去的，可是這時大部份的人都木然地站住了。

等人們圍成了個圈子，敲鑼的人就停了手。另外兩個精壯的漢子翻起衣服底袖子，從門裏各拿出一根打馬用的鞭子，胡胡地向那孩子打去。鞭子響着。那孩子慘嚎着。周圍的人沉靜地望着，有的緊緊捏着拳頭，有的痛苦地板着脸，有的甚麼表情也沒有，有的拿眼睛望着正由門內出來的一個瘦長漢子。

這個人三十來歲的年紀，兩隻三角眼混沌無光，青色的顏色浮現在那下

邊。他手上拿着抓角頭巾，正往頭上戴。

行刑的人停了手，祇剩下那帶着一身青紫的孩子底呼叫聲……

『打夠數兒啦？』那走出來的漢子瘦臉上猶笑着，他本來是在問那兩個拿鞭子的人，可是他這時他的眼睛陡然閃光起來，在那些沉默的羣衆臉上掃了一遍。

『打夠了，保正爺。』

『記住！限你三天！』他擰着孩子的耳朵，『過了三天你不拿出錢來，哼！要你的腦袋瓜子！』他的語氣並不憤激，祇是開玩笑般的說着，可是又有一股冷勁直透入人們軀體中。

在人羣外有一個人停着脚想看熱鬧，可是剛站了不一會，他又拔脚向正街方面走去了。

他是一個五短身材的年青人，頭上戴一頂白范陽氈大帽，上撒一撮紅纓，

帽兒下壓了一頂渾青抓角軟頭巾，其上嵌着一顆透明的大珠子，頂上明黃纒巾，他長久的被太陽曬黑的臉膛上有兩條細長而黑的眉毛，一種健康的血色出現在皮肉上。他的體格並不十分魁偉，可是被一件白絲兩上瑣戰袍和拴在腰間的嵌五指梅紅攢綫搭膊束得很有精神，再加上青白間道行纏絞腳襯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更看出他是個跋涉長途的力壯青年。他攢着包袱，包袱裏紮着一柄銅鍬，口雁翎刀，手上另外提了一把朴刀。他灼灼有光的眼睛在兩邊房屋找尋甚麼，一面邁動沉着底步子向前走去。終於他發現要找尋的東西了，那是由一個樓窗裏挑出來的酒招兒。於是他加快了步子走到那酒樓下邊，匆匆地就走上樓去。

三

這酒樓臨湖而建，下面是淺淺的土灘，所以樓的本身是被粗大的木柱支起來的，而它的客座部份則和正街相平行。前兩三年，石碣還屬於趙官家手上時，這家酒樓的生意原是很好的，因為它本來就是當地最大的一家吃食地點。可是從金朝兵馬佔了此處之後，生意就突然蕭條下來。石碣比較富裕的人都在金朝人來到之先逃往別處去了，這兒留下的都是些窮人，加以天到黃昏，金兵就不要人通過，連每天用來開銷伙食的銀子，一天都很難掙夠，尤其是入春以來，天降着連綿雨，使得店家夫婦常常吵嘴。昨天晚上因為是滿天星斗，於是那男人就冒着冷凍帶了一把牛耳尖刀走出去了。

女店主年紀已上四十，身體結實得很，可是臉和肚子顯得特別胖，因此眼睛就顯得特別小。她的臉是黑紅色的，粗濃的肉紋在額頭上畫滿了。今天早上她起來特別早，叫醒大的一個年紀才六歲的孩子給她去北頭屠戶家要了十斤新宰的黃牛肉來，自己點着一盞花生油燈，作起饅頭來。

黎明的時候，來了一個客人，這個客人除了吹風落雪，她總是常來的。女主人非常歡迎她來，因為她可以幫自己的忙：燒火、上灶、照顧孩子，對付客官……

這客人是個才成熟不久的少女，身體修長而結實，額上和腮上各有小小的傷疤。傷是早就好了，可是新肌肉的顏色還沒有在風中，太陽中恢復原來的褐色。她的眼睛既大且圓，在長長的睫毛下正像荒野裏的水潭般，深得不可見底，但是又清清楚楚地映照出景色來。

她還沒有走進廚房，就聽見女主人在唱一首歌，於是她就停住了腳。這首

歌她會聽見她唱過，有哀婉的音調，她曾經請求過女店主，要她教給自已，可是她總支支吾吾推諉過去了。女主人自己也不常唱這隻歌，今天工作的時候一時觸動與會很偶然的唱起來。

女孩子也偶然地聽她唱過幾回，但是總把全文記不住，今天早晨又一次聽見她唱，於是她就全記得了。

水泊兵多將又廣

替天行道忠義堂

來時一百零八將

去時五十單四雙

祇因奸妄誤國是

傾教金兵入汴梁

天罡地煞寒兒蕩

流水落花恨轉長

她雖然是記住了，可是其中仍有些不明白的地方，還有幾處唱法上的腔調也還弄不大清楚。她不明白嬌嬌對她很好，有時還縱容她，但是唯有對這隻唱歌卻如此慳吝。

事實上她雖然不會懂得這隻歌，但是其中卻有許多使她喜歡的字句在：忠義堂，還有那同生共死的一百零八將。她常聽人暗暗地講說及時雨宋江和他一百零七個弟兄的故事，那些是活生生的人，有異於她所見到的這些爲生計而操勞着底人的。她也知道大宋朝的江山淪入金人手上，都是因爲蔡京，童貫這一班高等貪官，榮家賣國所致。但是她對這些都祇飄飄浮浮地知道，到底梁山英雄怎樣可愛？那一班奸妄如何可恨？她還是不知道的。她的爸爸和她的祖母都知道這些，可是她問起他們來，他們也是含糊糊地推諉過去了。她停住脚就是要聽那隻歌，她知道；如果一走進去，女店主就會立刻停住，前幾次她有過經驗，所在今天以前不特說唱，就是那隻歌詞也記不全哩。因此她等那隻歌聲

剛停，就突然跳進廚房去。

「嬌嬌！嬌嬌！你又唱那隻歌啦？」

被稱嬌嬌的中年壯婦，正從鍋裏提出一隻蒸籠來，她聽見女孩子的話，頓時顯得尷尬，可是那蒸騰的白氣把她罩着，對方並沒有發現。

女孩子還沒等到嬌嬌開口，就緊接着說：「把那隻歌教給我！」

「誰唱甚麼歌來着？桂英，又是這麼平地風波的？」

「甚麼歌？就是「天罡地煞蓼兒蕩，流水落花恨轉長」那隻歌。」桂英哪噙着嘴，把雙手又在腰上：「你是老輩子，當面還撒謊？不害臊！不害臊！」

嬌嬌已把那竹籠放在木桌子上，敏捷地掀開蓋子，現出白生生的幾十個高脚饅頭來，每一個都像用模子做成，大小均勻得一般無二。

「桂英，你不用學這些歌，「做工的」聽見，要腦袋使喚！」

「又騙我啦，嬌嬌，打盤古皇開天地起，那兒唱歌殺腦瓜子的？」

「而今是甚麼年月？我的姑奶奶，北朝蠻子住在咱們這兒。」

「我不怕，我要學！」

這時她們兩人都聽見敲起來的鑼聲，這正是給嬸嬸說話的機會：「桂英，又敲鑼了。祇怕又是催繳漁稅銀子罷？」

桂英鼻子裏哼了一聲：「我爸爸就不繳漁稅銀子！他說這是私稅……」

「桂英，我勸過你爸爸幾回了，就是你孫家叔叔也是這麼說，能讓人的地方，就讓一步也沒甚麼。」

「嬸嬸，」她眨眨眼睛說：「咱們家也沒那些閑錢。」

男主人是個瘦弱的漢子，他畏畏縮縮的走進來，他望望自己的妻子，又望望桂英，終於才嗚嗚嚕嚕地對桂英說：「你來了？」

「叔叔。」桂英一心在和嬸嬸爭論，所以等到這時才看見他。「你打那兒來，頭髮髻上都溼啦。」

嬌嬌突然笑了，伸手解去桂英的髮巾，「你說人啦，你瞧，你自個兒的臉上也是濕透了的。」

女人這麼一笑，店家才找到說話的機會：「太太，你快快給她臉上的溼氣抹乾……」

「你呀，你這死鬼！」她粗大的紅指頭指着灶邊的一個土壺說：「喝去吧，那是薑湯。桂英也喝碗去。」

男人喝過薑湯精神就漸漸恢復了，他發現桌上的饅頭就伸手拿了兩個，把一個遞給桂英。「今天好多的饅頭！」

「昨天晚上怎麼樣？八成沒得彩罷？」女主人笑着問。

「別說一個過路人，就是狗也沒見着一條。」

「你真幹那營生去了？」

「可不真的，受了一宵凍餓。」

「這個年頭的人呀，人老心不老！我知你那兒去過？」

「太太！」這個瘦小的漢子臉上縐起許多縐紋，正像一個猢猻的臉似的，他指着花白的頭髮說：「你看看，這個歲數了，還有甚麼姐兒迷着……」他突然止住了話，因為他想起桂英在這屋子裏，當着一個小輩子，一個沒出嫁的女孩子是不應該說這樣底話的。

桂英已經聽見了，而且她也知道那未曾說出口來的是怎樣的字音，而且她覺得自己不應停留在這屋子裏，這樣於一對夫婦是不方便的，因此她就想走到外邊去。

「別走，家裏有一尺長的魚沒有？」孫家叔叔喊着她說。

「你要？」他回過頭來。

可是婦孺搶着說話了：「要那麼大的魚作甚麼？又沒承包酒席？」

「太太，」男主人走到她面前，他已經吃完第二個饅頭了：「剛才回來的

時候遇見丁家派來的人，他今天要一桌上等酒席，還要各色果子。」

「那個丁家？」

「丁保正啦。」

「呸！倒霉，他給了多少錢？」她伸手來。

「先給他墊上。」

「你昨晚幹甚麼去了？家裏沒有錢呀！」

「太太，太太！他是保正，我是地甲，他是我的頂頭上司，俗話說「大船濫了，還有三千釘在。」海味雞鴨總還現成。我們給他湊合湊合。」

女的想了想：「好吧，桂英，你回去尋一尾魚來，快一點回來，你還得幫我的忙啦。」

桂英剛走不久，樓上便起了腳步聲，女的就喊：「瞧瞧去，八成是客人！」

四

年青人已經走到屋中來了。

「主人家，有吃的麼？」

「有，有。」老闆趕快應着。

「有甚麼好菜？」

「坐！坐！」那男主人連聲喊着，臉上擺出笑來，一面就用自己的衣襟拭拭朱漆的座頭，他的眼睛在客人身上一轉，立刻就落到他背上的包袱上：「我來幫你的忙。」說着他就托起包袱讓客自己鬆下那沉重的行李。「客官你用酒還是用飯？」說完他就把包袱輕輕地放在桌上。

「我的酒量很小，白天吃飯是不用酒的。」